

为祖国,一路奉献与祝福

本土

是星,是月
是早晨的太阳
祖国闪烁于万物之上
是山,是水
是山水间飞架的长虹
祖国生动力于波波相连的霞光
是城,是镇
是城镇那边的乡村
祖国铺展着锦绣的画卷
是风,是雨
是无边风雨中崛起的一座座向诗和远方进发的纪念碑与里程碑
祖国屹立在十三亿颗心的正中央

领略了杏枝滴下的红
和沙滩淤积的黄
我蓦然回首
走进历史的长廊
在一个世纪
连着一个世纪的风云里
祖国因为她的儿女
始终鼓荡着
天光与地火的暴烈
所以穿越了五千年血与火
穿越了黎明前的苦痛
黎明中的风雨
黎明后扬眉的喜雨
而今,正在阳光澎湃的诗情里
轰然飞旋起
涌向新时代的巨浪

大雁横空,金菊飘香
是谁,更愿掬起一捧浪花
把千种风情嗅透
再把那万般圣洁品尝
掸落皇史册的锈斑与浮尘
我十分清晰地看见——
肩接肩的山峰
巍峨着五彩缤纷的惊叹
手挽手的大河
应和着金龙银凤的歌唱
而祖国
我亲爱的祖国啊
伴奏着一阵阵雷鸣
一声声响鼓
已闪耀出硕果一般
灿烂世界的光芒

这是在金秋
在一大片鸽哨的音韵里
我已享有了祖国的盛大和荣耀
并因此相信在面向波诡云谲
再度起航时
没有什么可以阻拦最高贵的向往
然而,祖国呀
我们所奋力奠基的一切
才刚刚张开旭日般火红的翅膀
延续奇迹
还需要一场一场沥血的决战
加厚春光
还需要一江一江奔涌的刚强
就让我一路为你奉献和祝福吧——
于翱翔中创世的祖国
永远于创世中振翅翱翔

莲 藕

王媛

又到了鲜藕上市的季节,街头巷尾随处可见又白又嫩的莲藕。鲜嫩的藕节,总是会让人想起中国年画里那些白白胖胖的娃娃,粉团团、肉嘟嘟,恨不得立马搂在怀里,亲之,抚之,怜之。

当我一面大快朵颐地咬食着藕节,一面又徒劳地和那千丝万缕的藕丝撕扯着,拉锯着、争夺着时,忽然就有些惦念起荷的韵致来了。

少时,读周敦颐的《爱莲说》,心中很是欢喜,通篇都曾烂熟于心,其中尤以“出淤泥而不染”和“香远益清”为甚。后来,也曾一知半解地读过一些禅理小品,虽说因为愚钝,没能悟透些许的佛理,但却知晓了佛经里的“花开见性”,知道莲即是佛,佛即是莲。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曰:荷,节生二茎,一为叶,一为花,尽处乃生藕,为花、叶、根、实之本。花叶常偶生,不偶不生,故根曰藕。

荷为花,莲为实。花朵令人端庄肃穆,果实却让人齿颤芬芳,真正是应了“美莫之可人,其事不一而足”。

在这个已经过去的夏天,每天傍晚,都会和孩子一起去附近的学校运动。每次穿过校园,都会经过园内的那一方半亩荷塘。无论是最初的新荷初生还是后来的“日高日上,日上日妍”,也无论是“小荷才露尖尖角”还是“菡萏成花,娇姿欲滴”,更不必说微风里“那一低头的温柔”和月色荷塘下脉脉的流水,一点点、一滴滴,都愉悦着每一个过往的路人。

夏尽秋至的日子,带着孩子在塘边看荷,清雅疏离的荷花早已开至尾声,而那“蒂下生莲,蓬中结实”的绿色莲蓬,却正亭亭地独立着。

而看不见的塘底,莲藕也正暗暗地蓄势着、生长着。风起时,满眼都是让人心生喜悦的碧绿,风过时,满面都是莲的清香和藕的芬芳。

此时,荷塘中有(荷)花,有果(藕),有籽(莲心),岸边亦有曾如初荷般绽放的自己和日益挺拔的孩子。花尽藕成,子母连枝,塘内岸上,皆是“华实齐生”。那一刻,忽然就明白,荷的圣洁与莲的佛性。

俗话说上市食藕头,下市食藕尾。当山渐寒、水渐凉时,且就让我,选一节十一孔的莲藕,在岁月的文火里,慢慢地炖一罐浓郁的排骨汤吧。然后,在每一阵藕香四溢的芬芳里,想念那一株佛前的莲。



插画:关爱老人 红叶/视觉中国

李晓

有一天我去朋友老刘家玩,见老刘正给他父亲剪指甲,父亲斜躺在沙发上,半张着嘴,眼神越来越黯淡,尔后无力地垂下,像是要在疲惫之中睡去了。突然,老刘的父亲从浑浊的意识中醒来,冲老刘大声喊:“王晓文怎么还没来,赶快给我叫车!”父亲还大步跨过去,准备开门下楼,在他的潜意识里,单位派来的小车已经在楼下等他了,送他去出席一个重要会议。父亲还在衣服口袋里摩挲着喃喃自语,赶紧抓紧,把我的发言稿拿出来。

老父亲嘴里喊的“王晓文”,是他当年在某机关单位任职时的秘书,而今,这个秘书业已退休了。前不久秘书来看望老领导,抓住老父亲的手轻声喊:“我是晓文啊!”老父亲似乎从混沌的迷雾中恢复了认知,用力拉住秘书的手带着命令的口吻说:“你马上把那个材料给我写好!”老父亲还转身去找

王常婷

老爸临走前一天早上,输完液,自己用电动剃须刀把胡子刮得清清爽爽的,完了,还跟往常一样把剃须刀拆解了,每个刀头都用刷子细细清理干净,再安装回去,等着下次用时就是干干净净的。当时我们谁也没料到第二天的晚上,他就走了。那把剃须刀一直放在架子上,干干净净的,然而再也用不上了。

老爸的血管细,一输液就有点肿,我就拿了热毛巾给他敷手,顺带着擦了下手臂,他说很舒服,于是就端来热水,全身热热地擦一遍,我一边擦,这老爷子一边哼哼唧唧着直呼爽。老爸即使到身体没力气了,也是强撑着自己洗澡的。这时候竟然愿意我帮他擦洗,还很开心。我便笑他:老爷子懂得享受了啊……老爷子就跟着笑了。

我是家里最小的女儿,上头还有哥哥姐姐,一直属于省略号最后一点,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个存在,父母不看重也不大管束,从来都是没大没小,也因此没少挨骂。等到父母老了,我还是胡说八道,

跟老父母嘻嘻哈哈,没个正经的,反倒比哥哥姐姐们跟父母要亲。

老爸很要强,病痛中,也强撑着自己上洗手间,明明是全身无力了,也要把卫生间冲洗干净,才肯让人扶他出来。即使到走,也要保留最后的尊严。

那一晚,老爸还是要上卫生间,可是我和老妈实在是扶不动他。我求他穿上纸尿裤,或者就用床边的活动马桶。因为着急,我声音大了点,老爸用微弱的声音说:你声音小一点……是啊,我怎么就

不懂尊重老人到死也要维护的尊严呢?

我们还没准备好,老爸便走了,干干净净。

关于死,老爸曾经对老妈说:“如果那天我走了,小区广场舞的音乐响了,你还照常去跳舞。”

老妈反问:“你是不是想告诉我的是,如果哪一

当父母越来越老……

编者按

听过这么一段话:“父母就像家里的老房子,你不去关心,不去想它,它就风里雨里的在那儿,只要你想回去,它就在那儿随时迎接你。”但你可曾想过,老房子也需要保护,也需要维修。

人步入中年,常被各种事牵绊:教育无小事,孩子的事自然是大事;在其位谋其政,工作的事自然也马虎不得;人生难得有知己,朋友间的偶尔小聚也是不可或缺……而陪伴父母却常常容易被忽视。

当有一天,你一转身,看见白发苍苍的父母,步履蹒跚的样子,才发现时间带走的不止青春,还有许多未及付出的爱。

我在用力地记住你

纸和笔。那一刻,老刘看见,秘书的眼眶红了。老刘告诉我,父亲患痴呆症以前,是一个神情严肃的人,那是长期任领导职务涵养出的一种持重。父亲退休以前,老刘去听过一次父亲出席的会议讲话,父亲把茶杯稳稳地一放,在麦克风前清了清嗓子,目光威严地扫视了一一下台下人员,会场顿时清静。老刘说,身材高大的父亲有一种气场。

老刘眼里的父亲,在3年前的一天发生了改变。那天回家,老刘看见父亲半瘫着的嘴里一直包着一口水,似乎不受支配地吞下了,老刘走过去,拍了拍父亲的背,示意父亲吞下水,却让父亲从嘴里呛了出来,还呛得满眼泪泪。去医院检查,告知父亲脑萎缩,种种表现就是痴呆的症状。老刘在医院走廊蹲时就悄悄抹泪了。父亲认不得家人了,吃完晚饭看看天黑了,就嚷着要回家,或者翻出一本反反复复看的电话本,要给从前一个老同事打电话问候一声,老父亲不知道,那位要好的同事,已经住进了墓地。

父亲痴呆以后,老刘的生活重心发生了改变,他

要留出更多的时间多陪伴父亲,哪怕不说话,也能感受到亲人的血脉在安宁时光中跳动。母亲在老刘43岁那年就去世了,父亲没再婚,一直把母亲的照片放在床头案前,每天睡前醒来,第一眼望出去的,就是母亲的照片。黑白照片上的母亲,还是那么笑眯眯地慈爱地陪伴着父亲,陪伴着这个宁静的家庭。

有天回家,老刘看见,父亲佝偻着腰,正用手帕小心擦拭着母亲镜框上的灰尘。见儿子回来,父亲发火了,几乎是在冲他咆哮:“你把你妈藏哪儿去了,快去找我找回来!”老刘走到父亲身旁,半蹲下身,摸着父亲满是老年斑的手,他见父亲嘴角嗫嚅着,老泪簌簌而下。父亲终于明白,母亲没在这世上。那天晚饭后,父亲没嚷着天黑要回家了,对老刘努努嘴,又朝柜子里指了指。老刘似乎明白了,父亲是要看看家里那些老照片。于是老刘把柜子里的影簿找出来,一张一张给父亲翻开,从前的时光又回来了,泛起的河流冲走了父亲记忆深处淤积的泥沙,父亲指着和母亲年轻时候在一起的照片,笑容里有了羞涩。

不过这一幕很快又陷入了尴尬,父亲再次起身恼怒地发火,指责儿子把母亲和他分开在另一个家里,他要回到那个家里去,和母亲团聚。好不容易安顿好了烦躁的父亲,等他睡去,老刘一个人出门,在夜色笼罩里走了好远的路,抬头望天,有几颗星星在孤独地眨眼睛。老刘对我说,他多想记忆的星星,能够点亮这浩瀚宇宙,让亲人能够在一窗灯火里相认。

还有我的朋友老郑的母亲,老母亲在82岁那年就痴呆了,一向温顺的母亲脾气一夜之间变得古怪多疑。有时陪母亲吃饭,老母亲竟用不来筷子了,直接用嘴去漱碗吃饭,常常鼻孔里也沾满了饭粒。老郑有次教母亲使用筷子,母亲突然扬起筷子,重重地敲击儿子的老郑的头,老郑抬头喊:“妈,我是您儿子啊!”母亲一把搂住儿子,全身哆嗦起来,她叫出声:“石娃!”老郑激动地喊:“妈,您再喊我!”可老母亲又呆住了。石娃是老郑小时候在乡下的乳名。

去年夏天,老郑的母亲走了。老母亲临终前的一天,回光返照般神奇的清醒过来,在床前缓缓拿出几张存折和一个本子,那上面一笔一笔记着存折上的存款日期、金额、密码。这是一生辛劳节俭,在夜里上厕所也舍不得拧亮灯的86岁的老母亲,在人世为儿子吐尽的最后一根丝。

亲人之间的爱,在时间的最深处,在暗夜的河流里,我们依然能够听见它流动的声音。

爸每天要做的;卫生间的水龙头是他刚换上的;厨房灶台上每一把菜刀钢铲汤勺,甚至炉灶开关都还有他摩挲过的温度……他一直在做的。

做了49天祭后,老妈去理发店洗剪吹,把自己整理得清清楚楚的。老爸的剃须刀也不知被她藏到哪里去了。好像一切要重新开始的样子。这应该是父亲希望看到的。逝者长已矣,生者的日子还得好好过。然而,我知道,藏在心里的是丢不掉的。

所有事情都料理完后,我带着老妈回单位上班了。那天阳光明媚,对着镜子,发现自己竟然有半头的白发——老爸一走,没人可撒娇可逗笑,再小的女儿也便衰老了。

“妈,我去把头发染一下吧?”

老妈向来对不利身体健康的烫发、染发等特别反感。可这次却没有反对。

当我重新顶着一头乌发回来,对着镜子,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年轻了,所有的时光似乎可以追回那么一点点。可一转眼,看着母亲的一头白发,我再一次忍不住涌而出的泪水。

老妈尚在,我怎敢老去……

姐姐与我

拙君

我的姐姐是一位从事教育工作28载的普通教育工作者。姐姐于我,亦姐、亦师、亦友。

我自小升初后,姐姐正好读初二。即将步入初中暑假,我们姐弟在家里“双抢”。在一次水稻插秧时,我好奇地问姐姐,初中课程多不多,学习累不累。姐姐对我说:“大弟妹,初中课程一是多,比小学多一倍以上;二是新,新的起点和要求;三是高,同学们学习劲头比小学高多了。所以你想要取得好的成绩,就要从第一天开始努力向前,争取第一。”正是这一席话让我明确了学习方向。一个学期后,我的成绩从全校年级中等跃成为年级前列。之后的学习、工作中,无论在哪,我一直努力争先。

姐姐从小个子高,农忙时节,更是承担了家里不少重农活,14岁的时候就能和父母背起打稻机,能挑起100多斤的谷子。姐姐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已是队上有名的插秧能手,一溜秧插完,又快又好,横竖看间距一致,甚是工整。队里很多务农多年的大人都啧啧称赞,自愧不如。姐姐不像很多同龄的女孩,爱美又怕脏。在田间地头,她总是打着赤脚。在我的记忆里,只要姐姐走过的的地方,总是会留下一排排坚实的黑脚印。

因此,我常笑话她光着的脚是“牛屎脚”。姐姐读初三时,在家里“双抢”的时候,利用学习空隙单独跑回家里干农活是司空见惯的事。记忆特别深刻是一天清晨,当母亲到秧田时发现一联秧已经扯完,留下的是一排排已经扎好捆的秧苗。后来才得知是姐姐当天凌晨2点从学校骑自行车赶到秧田,披着月色独自一人忙了两个多小时的结果。扯完秧,凌晨5点她又独自骑单车回到学校。正是姐姐这样自觉而又主动的劳动,

无声无息地影响着我,让我体会到劳动是快乐的。

姐姐一直告诉我们要积极面对生活、工作。往往一件难事,经她娓娓道来,低落的情绪、糟糕的心情都会一转而释然。“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每个人总会遇到苦恼、困惑,但姐姐总是用她的正能量去温暖身边的亲人、朋友,更影响着我。

姐姐是一名教育工作者,自1991年参加工作以来,扎根教育已有28个春秋。其间先后在2所县里农村中学和城区小学担任校长16年,一直提倡做幸福的教育,把幸福传播给每个学生。去年我参加了区教育系统庆祝第34个教师节表彰大会,赶往会场的途中,我给姐姐打了个电话,向她请教大会上讲什么好。姐姐调侃道,现在教师都很辛苦,绝大多数老师都很好、很专业,你少讲教条主义就行,用心用情与老师交流就好。

会场上,面对同和姐姐一样奋斗在教育一线的教育人,我有感而发:要善待学生,如果给学生足够的关爱,每位学生都将是天才;要善待老师,如果给老师足够的关爱,每位老师都将是天使;要善待教育,如果给教育足够的关爱,每所学校都将是人间天堂。我想,这不仅是一时的灵感,更是姐姐默默耕耘于教育战线28个春秋给予我的教益和启迪。

姐姐予我,有家道、有师道、有大道……



有钱的老板劝你把钱看淡,没钱的老板劝你眼光要长远。

动物园的动物怎么想

欧阳

前两天遇见朋友,问我欢天喜地的国庆节是不是又闷在家里了。

这个是自然的,我不太喜欢旅游——这与相融山水、纵情沟壑不是一个事,何况节日的人山人海。

以朋友对我的了解,我预判其人不会是无聊的没话找话,应该还有后续的套路。于是用眼光递过去了信息,询问到底要说啥。果然,跟着就说像动物园里的动物,有吃有喝的,热不着、冻不着,哪儿都不想去。

原来是这个家伙节日里进动物园转了一圈,说是变化很大,陆生和海洋的动物们又多了一些广阔天地,动物们都很快乐的样子,至于它们的心理嘛,“应该就像你这种生活情境下的状态。”

朋友的玩笑我并不在意。实际上无论如何,圈养的动物界大都不到哪里去,飞鸟依旧是在笼子里假装飞翔,狮子和老虎也是不活跃的懒惰样子,可能都忘掉自己霸王出生了,或许是还真习惯占笼子为王,只是忘记了曾经的威武神态……“不知道会不会郁闷不开心,反正觉得有点像你。”朋友说。

的确,动物园里的东西,心情(理)是个什么状态,大约是心理学家们也难以把握的,我倒是猜想对

其现实的生活应该会觉得很满足。虽然被进圈不是自由选择,但考虑到野生环境中,即使是肉食的群居物种,真老的时候,捕猎功夫丧失,开饭时刻抢不到食物等,都会宣告寿命的结束。食草动物也是大同小异,到骨头软的衰老时段,不定哪天就倒毙在迁徙的路上……再加上生个病、摔一跤啥的,也没医生能给抓草药熬汤,几乎不可能有善终。但一进了动物园,这些都不是事儿,吃不愁不说,连拉泡池都有顶级专家伺候,甭管飞的、走的,个个都会悠然颐养春天,是不是很幸福?假如动物们能够清醒地积累到这种经验的话。

不过也不一定。它们的心理固然不能科学了解,但从身体行为判断,更像是不开心的样子。比如鹤子、雕等,只要您细看,必然发现文人所描述的鹰眼炯炯有神之类,完全是胡说八道,它们无神的眼睛或还会动一动,然而身形却似乎早就习惯了慵懒时光,多数时候看起来有点像雕塑,在枯枝老树上不动一下,至多就是偶尔张开一下翅膀,来个在老鹰看来根本就是原地做操的无趣飞行。总之,就是永远摆着一副闷闷不乐的姿态,让动物保护协会的成员们看着心酸。

话说回来了,我们不能苛责面向大众开放的动物园,这种围墙圈地,其本来的目的所指就是知识而不是消遣,故而,每一个严肃认真的人,都不会质疑

动物园的教育和科普功能。至于说到动物本性牵扯到的开心和愁闷,窃以为多半是人闲在无事的时候多了,整出来的自身镜像投射。

笼子再大,那也是笼子,所谓的狮虎山,就算有貌似的悬崖峭壁,那也是监狱建筑,想象(或者确实的)动物的自由很可能牵涉到了自己,自由总是人性的自由。那些动物的观赏者,或者是认识记忆的辨识者,是不是也在笼子里面呢?</p